

卷

师安衷

艺术名家在线
Famous Artist Online
主编/许华新



说画境（代序）

文/许华新

大凡涉事，久则讲究，讲究遂成文化，再深究则讲品位，求境界。如茶道、书道、画道之类，浸染者无数，品第亦各不同。就画道而言，自古有逸、神、妙、能等不同品第。画之境界，明人李日华将其分为三个次第：一曰身之所容，二曰目之所属，三曰意之所游。所谓意之所游者，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者是也。又言：画之神妙，出于经意与不经意之间。画之境界，有高下之别，人皆知之。而于画者乃至赏画者，欲至高境界，非净性、养气、明理、知法不可。

历来论画者喜以人品定画品，论及气韵生动时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文徵明曾题画云：‘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须胸中豁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跃然纸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便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糴采圯墁之工争巧拙于毫厘而已。”由此可知，人品乃画境之本。何若此？“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古之士人喜“聊写胸中逸气”，须知欲写胸中逸气，必先得胸中有逸气，若胸无逸气，何以聊写？此关画境高下之逸气何来？平生蒙养所得也。蒙养之源，有自生活，有自传统。生活者，天地万物，衣食住行是也。传统者，文经史典，道义哲辞是也。生活蒙养能使画活泼泼的，传统蒙养可令画文而不野。概言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画境可望日高矣。

炼纯净之心性需用减法，所谓为道日损是也。高人处事大都无意于功，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故能以烂漫之心态作画，以至遗去机巧，意冥玄化，意在灵府，心手相应，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心性纯净者，往往能远离尘嚣，故得一闲字，正是“长日如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已休”。心闲意惬，作画自然能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乃成心印之作，境界何惧不高？如传统之文人画，多为文人之闲时墨戏，情恬意惬，笔

笔写来，无拘无束，必然心无滞碍、气格俱高。反而观之，现代生活，节奏如飞，今之画家亦多喜赶场，左腾右突，无闲于艺，何能出精品，又何能入境乎？更为甚者，手执纤毫而心作他想，心绪惶惶汗不敢出，势必情与画隔，心手两乖，难入画境也。画者当知，画与性合，方出佳境也。白石之趣、雪个之寂、张旭之狂、米芾之癫，非他，唯性也。

欲于画道中求境界，非明理不可。东坡曾言：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又云：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异才不能辨。可知通晓画理非易事也。中国画道，通天道，亦通人道，通物理，亦通事理。概言之，合乎自然也。故古之论者常置逸品于神品之上，逸品者，自然而然之谓也。故曰：“失之自然而神……”画者何能合自然之理？一者，使己之生命节奏与天地运行之盈仄同构，“天人合一”是也。故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造理入神，迥得天意。二者，使己之情性与自然物象化合，“物我合一”是也。情之所至，事之雅美，发之记之，境之途也。唯有寓意于物，物我两忘，方可至“化蝶”之境。再者，使己之技法合画理，合人道进而合天道，“技道合一”是也。技为形而下之物，欲提其境界，必进乎道。如笔墨之为技者，若合人之生命节奏，则“笔迹为心迹”矣，若合乎天道，则笔气墨气必能体天地圆通之气，笔墨境界自高矣。故俗人喜画之寓意形色，雅士赏画之笔墨气度，境界之高下使然。

画法源于画理，画理既明则取法必高。画法亦须辨得高下，高下之际，得失在焉。须知甜俗非自然，佻巧非生动，浮弱非工致，鲁莽非苍老，拙劣非高古，滞钝非沉着，疏忽非萧散，丑怪非神奇也。若能明辨于此，则取法端正，有助画境。

画之境界，变为一格，若无新变，则无以代雄。今日画坛，虽人心浮躁，研古不足，而于境界而言，食古而化，依时而变，以敏锐之眸洞察并以敏感之心体悟时代之审美趣味，融之于心，见之于纸，以体时代之精神，实乃开创国画新境界之一途。同时，亦可避免走入对传统模仿与抄袭之死胡同。以重复为生，艺术生命完矣，画者不可不辨。

就画家而言，碍其登境界之堂奥者有四，曰：笔穷、眼穷、耳穷、腹穷。笔穷者，笔无转运，技之不精也；眼穷者，眼不扩充，阅历不广也；耳穷者，耳闻浅近，识之不深也；腹穷者，腹无酝酿，积之不厚也。故欲登画境之堂奥，必提全面之修养，所谓厚积而薄发也。

艺术之境界愈高，愈难为世人理解，高妙之处非人人皆可望见，皆可登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而有才情，有志于画道者，若不专于此且悟于此，则可叹，可惜矣！



师安衷 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

丹青写出是才情

文/刘士忠 孙韶辉

看完师安衷先生这本画集，感触颇深。

这本画集，集中体现了师先生高深的艺术修养。师先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精通文学、历史，擅长人物、花鸟、山水，书法更是孤峰独秀。纵观历史，成大器的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无不是多才多艺，擅长绘画，精通诗文，旁及书法金石。诗书画均是艺术家抒情达志的方式，诗文言志，书画心印，自古亦然。写意花鸟能便捷地和社会生活及时代精神相结合，题款诗文可以最大限度地对画里画外精神进行补充和阐发。诗书画走向结合，实属必然。文人画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宋以后几乎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发展中确定了诗书画印的特殊形式，形成珠联璧合、融为一体的“四绝”综合艺术，评论画家作品的水平、质量，也必然由综合因素而不是单一因素来衡量。一般来说，“四绝”的作品具有最高的艺术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而这种价值观对后代画家以深刻的影响。师先生也不例外，正是他的综合素质，在作品中体现了高深的艺术修养，提高了他作品的艺术水平和价值，使他在多个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师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固有他的勤奋与聪颖，更离不开他受业于名师、居高自远。他在大学原学中文，由于从小就热爱绘画书法，便在课余到美术系拜贺志伊老师学习国画。贺志伊先生毕业于北平艺专，和王雪涛、李苦禅、赵望云同学，是齐白石先生的真传弟子，新中国成立前就驰名画坛。贺志伊和赵望云是同乡，亲如兄弟，长期为邻，曾和赵望云一起教授过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叶浅予的回忆文章中曾高度赞扬过贺志伊。师安衷和贺志伊相处五年，耳濡目染，自得真传。于安澜先生更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国学大师、书画家，在古典美术、书法理论研究方面著作丰硕，驰名中外。于安澜先生不仅在书画实践上给师安衷以指导，而且在书画理论上给他以高层次的启迪。有一段时间，师安衷受苏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影响，喜欢大写意而轻视写实，于先生就把巢勋的诗句“一笑坡公务高论，不能形似哪能神？”题在师安衷的笔记本上，使师安衷弄通了创作与继承、写实与写意的关系，少走了弯路。师安衷还善于向高品位的书画家学习，在和诸多书画家的交往中，他总是虚心求教，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他最崇敬的画家是王子武，他说：“王子武先生可谓当今中国画水平最高的画家，其笔墨技巧，无人可敌，但王先生却从不张扬，远离尘嚣，默默在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待人平和，谦虚谨慎，德艺双馨，是我的榜样，终生学习的楷模。”择善而从，转益多师，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视野，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我们仅从画的题名中就可看出师安衷高深的历史文化修养，如《富贵可期》典故出自古诗，《扶摇羊角》出自《庄子·逍遥游》，《贬出长安更潇洒》出自《镜花缘》等。综合性高深的文化修养与多种知识形成了他绘画作品中内在的逻辑结构，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浓厚艺术魅力的享受。

从画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安衷先生大胆创新的意识，不断求索的精神。师安衷的画最显著的特点是大气。师安衷性格豪爽，不拘泥于小节，在画风上也是如此，着重于大的渲染、着重表现气韵，他画的鹰构图奇特、动态大、势能强，有一种磅礴的气势，生机盎然，气韵生动，给人以震撼、以激励、以美的享受。师安衷的画立意新颖、别具一格，



雨后 68 cm x 68 cm 2010年

他思想活跃，博览群书、遍游祖国河山，加之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学修养，所以他的画内涵深邃、含蓄、疏朗、洒脱、遒劲、生动，给人一种别开生面、意境优美、新颖生动的感受，具有一种“鸿儒之风”。艺术本身就是自我的宣泄行为。师安衷原学花鸟画，“文革”中花鸟画被批为“封资修”，只好专画人物，近年又专画写意花鸟，尤其是牡丹、鸡、鹰等，他认为写意花鸟画内容题材广泛灵活，时空表现与造型自由，牡丹、鸡、鹰多用大笔触，最能表现自己的性格，无拘无束、任意挥洒、痛快淋漓地表现个性，表现造化的魅力。他画牡丹完全不同于前人，构图多样，用笔立意极具书卷气，含有很高的文化内涵。他还多画风中牡丹，增加动感势能，若秀女狂舞，于素尺方寸之间蕴涵着力度，

显示了他豁达的性格和文化修养。在着色方面师安衷也匠心独运，他认为首先要突出牡丹艳丽的外表，高贵气质，富贵特征。而中国画过去除工笔重彩外，写意画大多都赋以淡彩，忌用重彩，生怕被人俗称“火气”。但大自然是极富色彩的，“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尔雅》）”，色彩甚至比线形更能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当代人尤其好“色”，为了有时代性，师安衷在色彩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曾对民间美术的用色作过深入研究。牡丹本来是很易画俗的题材，红绿对立，大红大绿更易于流俗，但在他的笔下经过变通、巧妙组合、墨色的调控，使其达到对立的统一，显得高雅、清新、鲜明、热烈，气韵生动，极具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了顺乎性情合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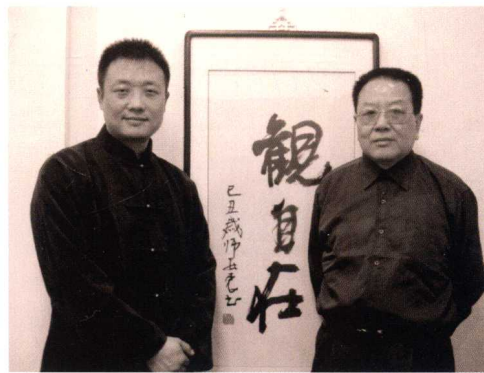
出浴 46 cm × 68 cm 2010年

然的高境界。

师安衷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书画家。他1966年大学毕业，这一届学生虽然得天独厚地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次运动一来，他就被调来调去，先后当过省报记者、美术编辑、农村工作队队长、大学教师、艺术馆馆长，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回顾这段日子，师安衷总觉得是虚度时光、浪费青春，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却始终没有停止，坚持练习书画，没有时间画大画，就画小画速写之类，苦练基本功。他说：“我们这一代经历的运动太多，至少浪费了二十年，现在应该把它追补回来！”为此，他比年轻时的劲头还大，天天习画，持之以恒。别人想方设法跑官要官，但他为了艺术，却辞官、弃官。他在单位和文化界有很高的威望，曾连续担任美协书协主席、艺术馆馆长、政协常委等职。他甘为人梯，培养了大量人才，获省以上奖励二十余次，市里还给他记大功奖励，并多次找他谈话让他担任文联领导，还准备推荐他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参政，他都坚辞不受，最后索性连艺术馆馆长及文联的职务都辞掉了。他赋了一首打油诗表达了当时的愉快心情：“无官一身轻，精力易集中，万般皆无趣，专志绘丹青。”正是这种百折不挠的执著追求精神的支撑，师安衷终于在晚年登上了艺术的高殿堂，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型书画家。

我祝愿他取得更大成就！

（刘士忠 人民美术出版社理论部主任。孙韶辉 北京自在国学馆馆长）



北京自在国学馆馆长孙韶辉与师安衷合影



孙韶辉馆长与师安衷先生畅谈国学



雄风 196 cm × 98 cm 2007年



藕花深处 68 cm x 50 cm 2010年



荡漾 46 cm x 68 cm 2010年



荷塘一隅 68 cm × 48 cm 2010年



荷韵
46 cm x 68 cm
2010年



芳姿照水
46 cm x 68 cm
2010年



翠池
46 cm x 68 cm
2010年



搏擊
己丑秋
畫之





秋 68 cm × 68 cm 2010年



晚香 68 cm x 46 cm 2010年



晨风 46 cm x 68 cm 2010年



风 68 cm × 68 cm 2010年



塘边拾趣 68 cm × 68 cm 2010年



不与百花斗芳菲 68 cm × 68 cm 2007年



塘雨后 46 cm x 68 cm 2010年



秋实 68 cm x 68 cm 2010年